

黑色佣兵团 卷二

格伦·库克(Glen Cook) 著

刘勇军 译

SHADOWS  
LINGER

暗影徘徊

北境三部曲

THE BOOKS OF  
THE NORTH



黑色佣兵团

卷二

SHADOWS  
LINGER



# 暗影徘徊

格伦·库克(Glen Cook) 著

刘勇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色佣兵团. 卷二, 暗影徘徊 / (美) 格伦·库克 (Glen Cook) 著; 刘勇军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书名原文: Shadows Linger

ISBN 978-7-5594-1001-6

I. ①黑… II. ①格…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782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462

Copyright © 2017 by Glen Cook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黑色佣兵团. 卷二, 暗影徘徊
作 者	(美) 格伦·库克
译 者	刘勇军
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罗婧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01-6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第一章	杜松城	001
第二章	刺探军情	002
第三章	杜松城：铁百合	004
第四章	塔利省：伏击	006
第五章	杜松城：马龙·谢德	011
第六章	塔利省：混沌	016
第七章	杜松城：克拉格	022
第八章	塔利省：短兵相接	028
第九章	杜松城：死人财	035
第十章	塔利省：调兵遣将	045

第十一章 杜松城：尸体

053

第十二章 大坟茔

060

第十三章 杜松城：围场

071

第十四章 杜松城：杜雷特尔

089

第十五章 杜松城：恶人之死

100

第十六章 杜松城：恼人的惊喜

115

第十七章 杜松城：出行计划

122

第十八章 杜松城：瞒天过海

126

第十九章 杜松城：恐惧

131

第二十章 杜松城：黑堡之谜

137

第二十一章 杜松城

141

第二十二章 杜松城：胆战心惊

154

第二十三章 杜松城：审判

159

第二十四章 杜松城：影之舞

165

第二十五章 杜松城：爱人

169

第二十六章 杜松城：爱人的诀别

175

第二十七章 杜松城：放逐

180

第二十八章 杜松城：丽萨

186

第二十九章 清算日

197

第三十章 杜松城：困难重重

208

第三十一章 杜松城：回家

217

第三十二章 杜松城：不速之客

224

第三十三章 杜松城：初次交锋

232

第三十四章 杜松城：逃离

244

第三十五章 杜松城：坏消息

249

第三十六章 杜松城：战火

255

第三十七章 杜松城：平静

261

第三十八章 杜松城：硝云弹雨

268

第三十九章 逃亡之路

281

第四十章 米登瓦尔：探路

287

第四十一章 米登瓦尔：船

295

第四十二章 米登瓦尔：逃亡

300

第四十三章 米登瓦尔：追踪

308

第四十四章 米登瓦尔：空地

317

第四十五章 米登瓦尔：跟踪

325

第四十六章 米登瓦尔：麻烦

336

第四十七章 客栈：厉兵秣马

344

第四十八章 酒馆：伏击

352

第四十九章 继续上路

360



# 杜松城

智者有云：人生而有罪，芸芸众生都在饮鸩止渴。所有人皆是沉默君主的子民。这位暗影之地的主人只要动一动手指头，整个大地都会为之震颤。他说的话毫无道理可言。如今邪恶当道，正道日渐式微。他是混沌之主，倘若听闻他的呼吸，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许久以前，我们建造了一座城，以示对他的崇敬。眼下，城池已经破旧不堪，早已失去供奉的本意。透着黑暗之气的神威慢慢消失，早被世人遗忘，只有生活在他阴影下的人例外。但如今杜松城的危险迫在眉睫，一个从往昔偷偷溜到现代的幽灵正高高地盘旋在城市上空。黑色佣兵团因此而来，他们远离夫人的帝国，来到这个边境之地的陌生城市……但这仅是开始，我们的路还很长。仅有两位我们即将见到的朋友和寥寥数人迎面站在暗影面前。

## 刺探军情

野草丛中倏然探出两个土拨鼠似的小脑袋。他们瞧着渐行渐近的士兵。男孩低声道：“怕是有一千号人。”队伍拖得老长，扬起的尘土飘至远处的山丘上。马具嘎吱作响的声音越来越大。

天气炎热，两个孩子早已汗流浹背。他们被安排在这里刺探军情，但心思却早到了附近的小溪和旁边的一汪水塘上。据说夫人要平定塔利省死灰复燃的叛军。

现在，她的士兵来了，近在咫尺。个个面色凝重，一脸铁青，皆是老兵。据说六年前有二十五万叛军被屠，便是他们一手导演的，两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也在场。

“是他们！”男孩倒吸了一口气。声音中满是恐惧和敬畏。因为心存嫉恨，声音蓦然变得尖锐起来。“黑色佣兵团。”

女孩对敌人知之甚少。“你咋知道的？”

男孩指着一匹杂色高头大马上虎背熊腰的男人。那人发如银丝，

举手投足之间看得出他惯于发号施令。“他们管他叫团长，他旁边那个又黑又瘦的法师叫独眼。瞧见他的帽子了吗？”这下明白了吧。

“他们后面的两个人肯定是老艾和副团长。”

“劫将都来了吗？”女孩踮起脚，好让自己看清楚些。“其他出名的家伙呢？”她年纪小一些，男孩约莫十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白玫瑰的兵。他一把将妹妹拽下来。

“傻瓜！你想让他们发现吗？”

“发现了又怎样？”

男孩冷笑一声。尼特叔叔说敌人是不会伤害孩子的，女孩对这话深信不疑。男孩则讨厌他们的叔叔。那人就是个胆小鬼。

为白玫瑰卖命的人都是一些胆小鬼。他们只是假装同夫人为敌，顶多就是伏击一下信使。敌人至少有胆量。这下，他们已经打探清楚了。男孩拍了拍女孩的手腕。“走吧。”两人急匆匆地穿过野草丛，朝树木茂盛的河堤跑去。

一个黑影横在他们面前。两人一抬头，脸色顿时煞白。三个骑兵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们。男孩吓得目瞪口呆。这群人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地精！”人群中一个长着蛤蟆脸的小个子笑道，“乐意为您效劳，小不点。”

男孩吓坏了，但他的脑子还算清醒，大叫一声：“跑啊！”要是他们其中一个能跑得掉的话……

地精的手在空中画了个圈，一团淡粉色的火焰在指尖缠绕。他手一挥，一副无形的镣铐将男孩困住，男孩跌倒在地，如同一只在蜘蛛网里挣扎的苍蝇。妹妹在数米远的地方呜咽起来。

“把他们带走。”地精吩咐同伴，“咱们准能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 杜松城：铁百合

花巷位于杜松城条件极恶劣的贫民窟中央，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人的生命还不如一时的温饱来得值钱，铁百合恰好坐落在这条巷子上。屋子的正面斜靠在右边的屋子上，活像一个需要搀扶的老酒鬼，背面则往相反的方向倾斜，外墙上麻风病人一般长满了霉斑。屋子的窗户被碎木块钉得死死的，缝隙里塞着破布。每当沃兰德山的风吹过，屋子都会发出哀号声。那山上的冰川，即便是在夏天，也会闪着银色的光芒，如同远处跳动的血管。

海风也好不到哪儿去，冰冷潮湿的海风直入骨髓，浮冰翻滚着掠过港口。

沃兰德崎岖的山脊从河港的侧翼深入海面，将城邦和港口环抱其中。城市横跨河流，慢慢上升到两侧的高地。

在杜松城，河流远端的高地才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巴斯金区的

人们从一片苍凉中抬起头，看着头顶富人区的人家鼻孔朝天，俯瞰着河谷下的众生。

山脊的顶端是两座城堡。南边高地的那座叫杜雷特尔，是杜松城公爵世袭之地。跟杜松城的大部分建筑一样，杜雷特尔亦是破败不堪。

杜雷特尔的下方是杜松城朝拜的中心地带：围场，下面则是由亡灵守护者日夜看管的墓窟。有五十代人葬于此地，等待着迁徙日的到来。北边的山脊上是那座尚未完工的城堡，名字倒也简单，称为黑堡。该建筑充满异域风情，城垛上形状奇特的怪兽好似在抛媚眼。海蛇临死前拼命挣扎的那一幕被永远地定在了城墙上。黑曜石般的材质瞧不出任何接口。城堡一直在生长。

但是杜松城的人却无视城堡的存在和生长。他们懒得探究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为生存苦苦挣扎，很少有人得闲抬头看一眼高地。

## 塔利省：伏击

我抽出一张七，摊开，扔掉一张三，盯着手里仅有的一张A。我左边的典当商嘟囔道：“错不了。他身上没几个子儿了。”

我好奇地盯着他：“何出此言？”

他拿了一张牌，骂骂咧咧地扔掉。“每次你没钱，脸就跟死尸一样。连眼睛都死了。”

蜜糖拿了一张牌，骂了一声，把那张五扔了。“他说得对，碎嘴。你每次故弄玄虚的时候谁都知道。快点，奥托。”

奥托盯着手里的牌，瞅了瞅面前的那堆牌，像是觉着变个戏法就能反败为胜似的。他抽出一张牌，接着随手就把拿到的牌扔了，是张花牌，“妈的。”我把A给他们看，一把将战利品捞了过来。

奥托收牌时，蜜糖冷峻的目光扫过我的肩膀。他的眼神坚硬、冰冷。“怎么啦？”我问。

“我们的东道主胆儿肥了。得想办法警告一下他们。”

我转身。其他人也转过身去。酒馆老板和客人全都垂下目光，缩作一团。只有一个皮肤黝黑的高个子例外。他独自坐在壁炉旁边的阴暗处，眨巴着眼睛，端起一个马克杯，像是在跟谁打招呼。我眉头一紧，他却报以微笑。

奥托发牌。

“一百九十三。”我说。

蜜糖蹙起眉头。“去死吧，碎嘴。”他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跟黑色佣兵团的兄弟在一起最开心的时光莫过于此。我掰着手指算了算。自从查姆之战后，我玩的牌局怕是不下一万把了。天知道我总共玩了多少把。

“他们听到什么风声了吗？”典当商问。他一副急匆匆的样子，等待答案的人都是这副表情。

“我也搞不懂。”蜜糖夸张地摆弄着手里的牌。他这习惯众人皆知，定是拿了一手好牌。我重新看了一眼我的牌。二十一点，数点可能会爆掉，但这是能赢蜜糖的唯一机会……我决定打宕定约。

“二十一点。”

奥托恨恨地说：“你个狗娘养的。”他拿了手好牌，却没下多少赌金，不过他手里有张花牌，加起来是二十二点。蜜糖有三张九、一张A、一张三。我笑着再次将赌金扫了过来。

“算你狠，不过，我们要检查你的袖子。”典当商嘟囔道。我开始洗牌。

后门的铰链嘎吱一声响。所有人都僵在那里，盯着厨房门。门那头的人群开始躁动。

“梅德勒，你他娘的去哪儿了？”

酒馆老板痛苦地看着蜜糖。蜜糖冲他使了个眼色。酒馆老板立马喊道：“出来，尼特。”

蜜糖小声说：“继续玩。”我开始发牌。

这时，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还有几个人跟在后头。所有人都穿着带斑纹的绿衣。他们全都弓着背。尼特说：“他们抓了孩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抓住的，不过……”他瞧出梅德勒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怎么啦？”

我们把梅德勒完全唬住了，他并没有把我们供出来。

我盯着手里的牌，拽着弹簧管。我的同伴也做着同样的动作。典当商把刚摸到的牌扔了，是张二。这小子赌注通常下得不多，他玩牌的时候总会被他自己那紧张的神情出卖。

蜜糖拿起典当商的弃牌，摊开手上的牌，是一二三的顺子。他把那张八弃了。

尼特的同伴不由得发起了牢骚。“我早说过，咱们不应该派孩子去。”听起来像是为一场许久以前的争论注入了生命。

“收起你那套‘我早说过’的话，”尼特咆哮道，“梅德勒，我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就等跟他们见面了，到时候咱们不得不分散人手。”

“我们想做什么都没搞明白，尼特，”另一个绿衣人说，“你了解孩子的。”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夫人的鹰犬已经打上门来了。”

那位抱怨者又说话了。“我早说过咱们不应该……”他不再说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已经进入了射程之内，这些



正规军看起来个个面色煞白。

尼特想去拿剑。

要是算上梅德勒和一些卷入的顾客，他们一共九人。蜜糖掀开桌子。我们触动了弹簧管的机关。四支带毒的飞镖飞过房间。我们随即拔出了剑。

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

“大家没事儿吧？”蜜糖问。

“擦破了点皮而已，”奥托说，“我检查过了，没什么大碍。”

“待在吧台后面，朋友，”蜜糖对梅德勒说，看来他准备饶了酒馆老板。“其余的人把房间收拾下。典当商，盯着他们，谁要是想要花招就杀了。”

“尸体怎么办？”

“扔井里。”

我扶起牌桌，坐在一旁，将一张纸摊开，扫了一眼一长串塔利省叛军首脑的名字，把尼特的名字涂掉。他的官衔不大不小。“梅德勒，”我喊道，“过来。”

酒馆老板像只等着挨揍的哈巴狗一样凑了过来。

“别这么紧张。保你没事儿。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什么人。”

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他开始支支吾吾。

“把名字说出来就行。”我说。他蹙起眉头，看着那张纸。他并不识字。“梅德勒？你不会是也想跟这群尸体挤在一起，在井里洗个澡吧？”

他吞了一下口水，环顾四周。我瞥见壁炉旁边坐着一名男子。在刚